

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歷時演化模式再議

張培翠

山東工商學院

提要

漢語史上運動事件詞化類型“ $V \rightarrow S$ ”的歷時演變受到廣泛關注。然而，學界對“‘ $V \rightarrow S$ ’是否完成”依然存在爭議。本研究認為漢語運動事件已經完成了“ $V \rightarrow S$ ”的歷時轉移，並呈現“ $V \rightarrow E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V)$ ”的輪回演變模式（ V 置於括弧內表示現代漢語未成為典型V-型語，下同）。本研究將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通過追蹤漢語路徑動詞的完整語法化演變過程，構建“漢語運動事件輪回演變模型”，並以“來”的定量分析檢測這一模型。本研究發現漢語運動事件“ $V \rightarrow S$ ”的類型轉變在宋元時期已經完成。宋元之後至今，漢語呈現出“ $S \rightarrow (V)$ ”的演變趨勢。V-型表徵傾向於成為現代漢語運動事件的主導模式。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的輪回演變是語言“清晰性”與“經濟性”互動的結果，是雙音化、語法化和詞彙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本研究是從“語言輪回”視角觀察漢語演變模式的初步嘗試，將有助於學界更加深刻地認識漢語的類型及其歷時變化。

關鍵詞

運動事件，詞化類型，語言輪回，歷時演變

1. 前言

運動事件是五類宏事件中最受關注的類型（Talmy 1985, 2000；Slobin 2004, 2006；Bohnenmeyer et al. 2007；Beavers et al. 2010；Croft et al. 2010 等）。Talmy（2000）以運動事件為原型建立起宏事件理論及語言詞化¹類型二分法。Talmy（2000: 226–227）將運動事件框架事件的內部語義成分細化為[焦點]、[背景]、[運動]和[路徑]。其中，[運動]通常與表示[方式]或[原因]的副事件相結合（Talmy 2000: 220）。[路徑]的編碼位置為判斷語言詞化類型的標準，若[路徑]編碼在動詞詞根中，則該語言為V-型語言（如西班牙語）；若[路徑]編碼在衛星語素²中，則該語言為S-型語言（如英語和漢語）（Talmy 2000: 227），如下：

- (1) 英語：The bottle floated into the cave. (瓶子漂進山洞裡了)
 瓶子 漂 進 山洞
 語義成分：[焦點] [方式] [路徑] [背景]
 (Talmy 2000: 227)
- (2) 西班牙語：La botella entró flotando a la Cueva. (瓶子以漂的方式進山洞了)
 瓶子 進 漂 山洞
 語義成分：[焦點] [路徑] [方式] [背景]
 (Talmy 2000: 227)
- (3) 漢語： 飛 出 一隻貓頭鷹。
 語義成分：[方式] [路徑] [焦點]
 (Peyraube 2006: 123)

漢語詞化類型及其歷時演變也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既有研究大多主張上古漢語是典型V-型語（Li 1997；Talmy 2000；Peyraube 2006；Xu 2006 等）。黃錦章（2008）從王力等編寫的《古漢語常用字典》中篩選出通用的72個移動動詞（81個義項），並考察其詞化模式，結果表明：帶有離開、到達、路徑等各類路徑信息的義項共有61

¹ Brinton 和 Traugott（2005: 19–22）將“lexicalization”分為兩類：詞彙形式對概念範疇進行編碼和表達的共時現象；起先的句法組合後來成為詞彙單位，或不再具有句法能產性的歷時現象。蔣紹愚（2007: 401）將前者稱為“詞化”，後者為“詞彙化”。本研究沿用蔣先生的不同稱謂。

² Talmy（2000: 222）定義衛星語素為“在動詞詞根附近除了名詞或介詞短語以外的任何語法範疇”。他指出，“衛星語素可以是一個黏著詞綴或一個自由詞，因此英語中的動詞小品詞”，德語中可分和不可分的動詞前綴、拉丁語或俄語中的動詞前綴、漢語中的動詞補語、拉祜語中非主位的多功能動詞、喀多語中同化編入的名詞以及阿楚格維語中動詞詞根附近的多式綜合詞綴等都屬於衛星語素這一語法範疇。

個，佔總數的 75.4%；而不攜帶路徑信息的義項有 20 個，僅佔總數的 24.6%；說明上古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以 V- 型為主導。既有研究儘管對現代漢語詞化類型的歸屬尚存爭議，但大多主張現代漢語呈現出 S- 型為主導的傾向或 V- 型和 S- 型共存的互補性特徵（Li 1997；Talmy 2000；沈家煊 2003；Matsumoto 2003；Tai 2003；Chu 2004；Chen & Guo 2009；Croft et al. 2010 等）。Li（1997）、Talmy（2000）、Peyraube（2006）、Xu（2006）、史文磊（2011）等指出，從歷時來看，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發生了“V → S”的歷時轉移。

Peyraube（2006: 133, 2014: 57）認為，上古漢語是 V- 型語言，運動事件的路徑由主要動詞編碼。自魏晉南北朝開始（大概公元 5 世紀左右），漢語便進入了“V → S”演變的中間階段，呈現為混合型語言，同時使用 V- 型和 S- 型兩種策略。Peyraube 主張，“V → S”的類型轉變到公元 10 世紀基本完成，此時漢語已經成為典型的 S- 型語言。

史文磊（2011, 2014）基於形態 - 句法屬性的角度，對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的歷時演化過程做了類型學考察。他對漢語史各時段動詞結構的使用進行了統計，發現路徑動詞單動式是上古漢語保持 V- 型傾向的重要策略（路徑動詞在上古漢語的運動事件表徵中佔比高達 73.75%，至現代漢語逐漸減少）。史文磊（2014: 417）總結道，“詞化類型在漢語史上是從一個類型到另一個類型轉變的連續統，漢語從古至今發生了從以 V- 型結構為主導向以 S- 型結構為主導的轉變。時至現代，漢語並未徹底轉型成功”。

綜上，既有研究對漢語史上運動事件詞化類型“V → S”的類型演變基本持統一的態度，主要分歧在於“V → S”的轉變是否完成：

觀點 1：漢語“V → S”轉型已經完成（Peyraube 2006, 2014）

觀點 2：漢語“V → S”轉型尚未完成（史文磊 2011, 2014；Li 2019 等）

為驗證以上觀點，本文將對漢語運動事件的歷時演變進行考察，並回答以下問題：

問題 1：漢語史上“V → S”轉型是否完成？

問題 2：漢語史上運動事件的歷時演變呈現何種模式，驅動這一模式的動因是什麼？

本文第 2 節將介紹“語言輪回”理論；第 3 節通過追蹤路徑動詞的完整語法化過程初步構建漢語運動事件的輪回演變模型，並在實證研究中檢測這一模型的可行性；第 4 節闡述驅動漢語運動事件輪回演變的動因。第 5 節對本文內容進行簡短小結，並討論本研究的意義及未來的方向。

2. 語言輪回理論

語言學家們對“語言演變”的關注由來已久，而對“語言輪回演變”現象的描述可追溯到 Lefèvre (1877)，他使用“le cycle du langage (語言的輪回)”³這一術語來描述語言從分析性到綜合性的歷時演變。

進入 20 世紀，von der Gabelentz (1901: 256) 提出的語言類型輪回得到眾多學者的支持，即語言從屈折和黏著系統演變為孤立系統，然後又發展為黏著系統。Hodge (1970) 揭示了埃及語歷史上完整的輪回演變過程：“* 分析 (重句法) → 綜合 (重形態) → 分析 (重句法) → 綜合 (重形態)”。經過 20 世紀中後期至 21 世紀初的討論 (Hodge 1970; DeLancey 1985; Crowley 1992: 136–140, 1997: 132–137; Bybee et al. 1994; Dixon 1994; Katz 1996; Krug 2000; Baker 2001; van Gelderen 2004, 2008, 2011, 2013, 2016, 2024; Willis 2010; Salmons & Zhuang 2018 等)，“語言輪回演變”已發展為成熟的理論體系。

作為歷史最為悠久的人類語言之一，漢語中是否存在輪回演變現象？Hodge (1970) 曾推測，如同埃及語，漢語亦經歷了“一些形態 → 少量形態 → 一些形態”的輪回演變。Peyraube (2014: 62) 認為漢語處於以下輪回演變過程：“綜合_{遠古} → 更分析_{前古、上古早期} → 更綜合_{上古中晚期} → 更分析_{中古、近代} → (可能) 更綜合_{現代}”。遺憾的是兩位學者未提供足夠多的證據 (尤其是現代漢語) 來支持他們的觀點。

國內學者中最早提及輪回演變思想的是沈家煊先生。沈家煊 (1994, 2006) 將“單向循環 (輪回) 原則”作為“語法化”的原則之一。其他漢語界學者，如張敏 (2005)，曹逢甫 (2006)，盛益民 (2015)，莊會彬 (2017) 和史秀菊、王海立 (2024) 等也敏感地意識到漢語的輪回現象。

3. 運動事件詞化類型歷時演變與趨向動詞的語法化

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的歷時轉變與路徑動詞的語法化息息相關：隨著表徵 [路徑] 語義的趨向動詞 (V_{路徑}) 語法化為趨向補語 (C_{路徑})，運動事件的詞化類型相應發生“V → S”的類型演變 (以趨向動詞“出”為例)，如下：

³ 語言輪回的英文為 linguistic cycle。沈家煊 (1994) 首次將 cycle 譯為“循環”，沈家煊 (2006) 改譯為“輪回”。曹逢甫 (2006) 譯為“輪回”，之後莊會彬 (2017) 等學者亦採用“輪回”譯法。本文沿用“輪回”譯法。

表 1 路徑動詞的語法化與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 “V → S” 的歷時演變

表徵形式	單動式 V _{路徑}	連動式 V _{方式} + V _{路徑}	動趨式 V _{方式} + C _{路徑}
詞化類型	V- 型	E- 型	S- 型
舉例	不出戶庭（《周易》）	孔子趨出。（《荀子》）	飛來雙白鵠（古辭）

如上所示，隨著核心圖式 V_{路徑} 語法化為 C_{路徑}，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發生了 “V → S” 的類型演變。如此，趨向動詞的語法化成為推動漢語史上運動事件類型歷時演變的主要原因。然而，趨向動詞語法化為趨向補語之後，語法化進程並未結束。基於 Hopper 和 Traugott（2003 [1993]: 7）以及 Narrog 和 Heine（2021: 130），van Gelderen（2024: 20）將語法化路徑描述如下：

實義詞 > 語法詞 > 附著詞 > 屈折詞綴 > 零形式

漢語趨向（路徑）動詞是否沿著以上語法化路徑演變？本文將追蹤趨向動詞完整的語法化過程，並對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的歷時演變模型進行初步構建。

3.1. 漢語史上趨向動詞的完整語法化過程

3.1.1. 趨向動詞語法化為趨向補語

Peyraube（2006）對漢語趨向動詞（V_{趨向} = V_{路徑}）的運動事件進行了歷時考察，主要觀點如下：

一、“V1 + V_{趨向}” 可追溯到上古漢語，此時“來 / 去 / 出”等趨向動詞均為獨立動詞，如“來”意為“到來（to come）”，“去”意為“離開（to leave）”，“出”意為“出來（to come out）”。它們尚未發生語法化的表現為 V1 和 V_{趨向} 之間可插入並列連詞，如：

- (4) 孔子趨出。（《荀子》）
- (5) 子路趨而出。（《荀子》）

另外，“V+ 來 / 去 +LP（處所詞）”結構在上古時期極其少見。

二、漢末至六朝時期（1-6 世紀），趨向動詞語法化進程開始，如：

- (6) 生出此穀（《論衡》）

“出”已偏離其本意“出來（to come out）”，語義泛化或發生隱喻轉移，意為“產生（generate）”。此類語義泛化的例子廣泛見於六朝之後，如：

- (7) 飛來雙白鵲（古辭）
 (8) 好甜美者，汝當買來。（《百喻經》）

“買來”中的“來”已充分語法化，從趨向義演變為結果義。

另外，“V + 來 / 去 + LP”結構大量出現，六朝時期“V + LP + 來 / 去”已佔多數。如：

- (9) 入來洛陽。（《志怪》）
 (10) 還入城來。（《雜寶藏經》）

Peyraube (2006: 131) 認為，這一時期趨向動詞的語法化過程已經完成，標誌即為動詞的終點信息由 LP 來表徵，而非“來 / 去”等趨向補語。

三、唐宋時期（7-13 世紀）動趨式“V + 來 / 去”的用法已非常普遍，同時湧現出一些新構式，如“受事主語 + V + 來 / 去”，“V + 來 / 去 + 賓語”以及“V + 複合趨向補語”如：

- (11) 米送來（《大唐求法巡禮行記》）
 (12) 我已取來三日香稻（《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
 (13) 師便打出去（《祖堂集》）

“V + 來 / 去 + 賓語”在六朝時期雖有個例，然而，唐代及以後這一構式大量出現。至 13 世紀，現代漢語中存在的動趨構式均已出現。

綜上，隨著趨向動詞演變為趨向補語“V_{趨向} → V_{方式} + V_{趨向} → V_{方式} + C_{趨向}”，運動事件的詞化類型也相應地發生了“V → E → S”的演變。鑒於以上發現，Peyraube (2006) 認為 10 世紀左右漢語“V → S”的轉型已經完成，同時，現代漢語依然為 S- 型語言。

3.1.2. 趨向補語的繼續語法化

後續研究表明，趨向動詞語法化為趨向補語之後，趨向補語的語法化並未結束。柯理思 (2009: 146-147) 討論了北方方言“V + X + LP”（X 的典型形式為“到 / 在”）中終點標記 X 的語法化現象，因此，她的討論直接反映了動趨式“V + C + LP”中趨向補語 C 的語法化現象。柯理思按照動詞 V 和終點標記的融合程度以及標記本身有無“到達”類詞彙意義將終點標記分為六類，⁴ 我們將其歸為三大類：

⁴ 柯理思 (2009: 146-147) 對終點標記的分類：1. C 為零形式；2. C 為 V 的音變形式；3. C 為獨立音段，但由於語音弱化已無法確定其來源和詞義（北京話的“的”等）；4. C 為“到”

詞彙形式、音變形式和零形式。其中，音變形式和零形式為趨向補語表徵位移終點的虛化形式。

3.1.2.1. 音變形式

動趨式中標記終點的趨向補語 C 雖已失去獨立音節的身份，但在動詞 V 音節上留下了痕跡（“V + C + LP”演變為“V^D + LP”⁵）：C 語法化為 V^D 的形態音變形式，如變韻、變調、兒化、韻母拉長等（柯理思 2009: 146）。終點標記趨向補語“在 / 到”在以下方言中均已發生音變：

變韻型：河南獲嘉方言（賀巍 1989: 69）：

(14) 馬你拴^D 樹上吧馬你拴到樹上吧。拴 [ʃuan³³] → 拴^D [ʃuã³³]

河南浚縣方言（辛永芬 2006b: 48）：

(15) 書放^D 桌^Z 上了書放在桌子上了。放 [faŋ²¹³] → 放^D [fæŋ²¹³]

變調型：山東莒縣方言（李仕春、艾紅娟 2009: 380）：

(16) 他躺^D 床上了他躺在床上了。躺^D [t'aŋ⁴⁴⁻⁴²⁴]

(17) 被子掉^D 樓下去了被子掉到樓下去了。掉^D [tiɔ³¹⁻⁵⁵¹]

長音變調：河北趙縣方言（李巧蘭 2013: 58）：

(18) 碗放^D 桌子上了碗放在桌子上了。放 [faŋ⁵¹] → 放^D [fa:ŋ⁵¹⁻⁵¹³³]

長音變韻變調型：陝西商縣方言（張成材 1958: 279, 2016: 4, 127）：

(19) 把柴架^D 房上好乾把柴架在房上好乾。架 [tɕia⁵⁵] → 架^D [tɕia:⁵⁵¹]

(20) 老人的話我記^D 心裡啦老人的話我記在心裡。記 [tɕi⁵⁵] → 記^D [tɕiɛ:⁵⁵¹]

兒化：遼寧長海方言（厲兵 1981: 98）：

“著”等具有“到達”“附著”意義的詞彙形式；5. 典型的介詞，如“在”；6. “到”以外的趨向動詞。

5 V^D 上標 D 表示動詞變音；N^Z 上標 Z 表示子變韻。

(21) 掉兒井去了 掉到井去了。

(22) 呆兒屋裡 呆在屋裡。

柯理思 (2009: 159) 認為，從語法化角度來看，以上音變形式已經發生了“形態化” (morphologization)，理由如下：與動詞詞根“融合”的終點標記已經無法拆開，因此，與“V + C + LP”相應的可能式（否定式）不是“V 不 C + LP”而是“V + C + 不 + LP”，如：

(23) 東西放^D不頂上 東西放不到頂上。（鄭州滎陽方言：王森 1998: 279）

以上方言的可能式中，“不”和 LP 之間不能插入任何成分，已經不是典型的可能補語的否定形式，由此可以判斷“V + C + 不 + LP”中 C 已經發生了形態化（柯理思 2009: 160）。

漢語方言的動詞變音經歷了“語法化斜坡”的全過程（辛永芬 2022）。以上大部分方言已經處於“屈折詞綴”的演變階段。⁶ 據柯理思 (2009: 146) 和辛永芬 (2022)，動詞變音的分佈範圍很廣，據已有報導和調查所知，河南、河北、陝西、山西、山東、遼寧、湖北、廣東、雲南、江西都有分佈。

3.1.2.2. 零形式

趨向補語終點標記 X 語法化為零形式，動趨式“V + X + LP”演變為“V + LP”結構。“V + LP”結構為脫落補語 X 的動補結構（史有為 1997；王占華 1999；柯理思 2009: 150）。

北京話中常用零形式引進位移終點（柯理思 2009: 148）。Chirkova 和 Lamarre (2005) 調查了 2000 年前後北京話口語中出現在動詞後引進位移終點的形式，發現老派北京話中零形式為主流表徵形式。“V + LP”中趨向補語終點標記 X 語法化為零形式的現象在黑龍江口語中最常用（聶志平 2003），亦可見於東北官話（尹世超 2003: 157–161）以及河北南部的魏縣方言（吳繼章 2007）和河南溫縣方言（辛永芬 2022）等。如下：

河南溫縣方言（辛永芬 2022）：

(24) 自行車推屋裡了 自行車推到屋裡了。

(25) 書擱桌上了 書放在桌上了。

⁶ 張成材 (1958) 調查了陝西商縣（商洛市商州區）方言中表示完成體的動詞變音現象，他將其稱為“動詞的內部屈折”。

柯理思 (2009: 150) 指出, “擱桌上” “貼牆上” “把它泡水裡” 等 “V + LP” 形式只出現在北京話口語中。柯理思 (2009: 170–171) 對普通話書面語和口語中 “V + C + LP” 的使用傾向進行了對比, 結果如下:

表 2 電視劇和文學作品中引進處所詞的標記 (柯理思 2009: 171)

	V + 到 + LP	V + 其他趨向補語 + LP	V + Ø + LP	總數
《結婚十年》(電視劇)	44 (41%)	9 (8%)	54 (51%)	107
《人到中年》(小說)	40 (44%)	51 (56%)		91

如上所示, 普通話口語 (電視劇) 中表達終點義的趨向補語 C 常用零形式 (51%), “到” 和其他趨向補語的頻率總和 (共 49%) 低於零形式。基於以上觀察, 柯理思 (2009: 172) 重申了朱德熙 (1987) “在分析語料前先區分書面語語體和口語語體” 的主張; 另外, 她總結道, “北方和中部方言傾向於排除 ‘到’ 以外的趨向補語, 而將動詞後的位置留給終點處所詞”, 即北方和中部方言傾向於使用 “V + LP” 這種趨向補語為零形式的動趨結構。

3.1.3. 趨向補語的完整語法化過程與漢語運動事件輪回演變模型

江藍生 (2000) 將 “V + C + LP” 中 C 的語法化過程概括為 (“:” 表示長母音):

動詞 (著) → 介詞 (著 / 的) → 詞綴 (ㄛ) → 零形式 (: / Ø)

柯理思 (2009: 178) 認為以上語法化過程中長母音和零形式應該分開, 因為母音拉長在以上語法化鏈條中是強制性的。我們同意這一觀點, 母音拉長是音變的形態形式, 如此, 江藍生 (2000) 可以改寫為:

動詞 (著) → 介詞 (著 / 的) → 詞綴 (ㄛ) → 形態音變 (:) → 零形式 (Ø)

然而, 柯理思 (2009: 178) 認為零形式並非語音弱化的必然結果, 她認為零形式的出現是由於 VC 構式的成熟引發, 即: “V + C + LP” 構式中 V 和 LP 之間的界限消失是由於終點語義角色的兩個決定性因素的作用的擴大:

——結果構式的構式義 (動詞後的位置 = 句位義)

——其本身的處所詞性質

柯理思 (2009: 178) 將 “句位義原則” 表述為: 在北方方言的口語裡, 出現在補語位置上的處所詞的語義角色的預設值是 “終點”。也就是說, LP 由於 “VC” 構式所賦予的終點義 (句位義) 與 C (如 “在 / 到”) 的終點義產生了重疊。於是, 受 “經濟原則” 驅動 (柯理思 2009: 179), C 演變為零形式。

根據柯理思（2009），“V + C + LP”的演變可描述為以下兩條路徑：

- a. V + C + LP $\xrightarrow{\text{語法化}}$ V^D + LP
 b. V + C + LP $\xrightarrow{\text{構式化}}$ V + $\emptyset$ + LP

我們支持“構式成熟化導致句位義產生”是導致零形式產生的重要原因。然而，我們對於“零形式的產生不是語法化演變的結果”（柯理思 2009: 179）這一判斷持保留態度。柯理思（2009: 179）得出這一結論的主要依據是將“V + C”中C的終點義標記和完成體標記進行對比，她指出“完成體標記不會由詞綴發展到零形式……它是語法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但事實上，完成體標記“了”和表示終點義的補語“在 / 到”在河南方言中均已經歷了“V^D → $\emptyset$ ”的演變過程，如下：

表 3 河南方言中完成體標記“了”和終點標記“到”的“動詞變音→零形式”的演變

	音變形式 V ^D (浚縣方言：辛永芬 2006a: 48–51)	→零形式 $\emptyset$ (溫縣方言：辛永芬 2022)
了	她媽給她買 ^D 件兒衣裳。 她媽給她買了件衣裳。	他買輛新車。 他買了輛新車。
到	腦油都漬 ^D 衣裳裡了。 腦油都漬到衣服裡了。	自行車推屋裡了。 自行車推到屋裡了。

溫縣方言中“買”和“買了”、“推”和“推到”等已經不再構成對比對。完成體標記“了”和終點標記“在 / 到”進一步語法化為零形式。據辛永芬（2022）觀察，這些零形式普遍存在於河南焦作、武陟、溫縣、沁陽、博愛、孟州、鄭州、開封、蘭考、通許等地。

因此，我們認為柯理思（2009）所描述的“V + C + LP”兩條演變路徑可以合成一條更具普遍意義的演化鏈：

- c. V + C + LP $\xrightarrow{\text{語法化}}$ V^D + LP $\xrightarrow{\text{語法化 / 構式化}}$ V + $\emptyset$ + LP

如上，“V + C + LP”中C₀的零形式表徵可能由變音的形態形式V^D語法化而來，也可能由“V + C”構式化產生的句位義而來，亦可能是語法化和構式化雙重作用的產物。

如此，河南方言中完成體標記“了”、終點標記“在 / 到”（辛永芬 2022）和江藍生（2000）所描述的“著”的演變均經歷了語法化的普遍路徑，即：

實義詞 > 語法詞 > 附著詞 > 屈折詞綴 > 零形式（van Gelderen 2024: 20）

漢語趨向動詞的語法化過程符合人類語言普遍的語法化路徑，其完整演變可描述為：

趨向動詞→趨向補語→形態音變→零形式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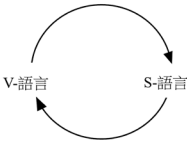
相應的，隨著趨向動詞（運動事件核心圖式[路徑]的表徵形式）的語法化，運動事件詞化類型將經歷以下演變過程：

表 4 趨向動詞的語法化和運動事件的詞化類型演變

表徵形式	V _{趨向}	→ V _{方式} + V _{趨向}	→ V _{方式} + C _{趨向}	→ V ^D _{方式}	V _{方式}
詞化類型	V- 型	→ E- 型	→ S- 型	→ V- 型	V- 型

隨著表徵[路徑]的趨向動詞語法化為趨向補語，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經歷了“V → S”的演變；而隨著趨向補語繼續語法化為附著於前項動詞的形態變音形式或零形式，運動事件的核心圖式[路徑]附著於前項動詞 V^D，與動詞成為不可分離的整體，詞化類型隨之演變回 V- 型語。⁸ 基於以上觀察，我們初步構建“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輪回演變模型”如下：

圖 1 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 “V → S → V” 輪回演變模型



⁷ 以上語法化鏈具有普遍性，具體詞彙的語法化具有自己的獨特性，可以停在某一階段，也可以跳過某一階段。

⁸ Talmy (2000: 222) 指出德語、拉丁語或俄語中動詞附近的詞都屬於衛星語素這一語法範疇。然而，我們認為對於漢語這種相對缺乏形態變化的語言來說，動詞變音的形態形式 V^D 應該歸為 V- 型，理由如下：(i) 動詞變音是不同於詞綴的形態變化，變音形式已經與動詞深度融合為一個整體，無法將其與動詞分裂開來。尤其是聲調變化，是必須附著於詞的韻律形態形式。宜將 V^D 歸為詞。(ii) 漢語與羅曼語書寫系統不同。如英語複合詞 “blackboard”（黑板）和短語 “black board”（黑色的木板）的區別在於重音位置的區別。漢語複合詞 “黑板” 和短語 “黑板” 的發音卻幾無區別。有鑑於此，漢語書寫系統中的一個單位（V^D）宜判斷為詞。(iii) 如果將動詞變音 V^D 分析為 S- 型結構，那麼古漢語事件類型為 V- 型的判斷將受到巨大挑戰。因為上古漢語 V- 型表徵的單動式可帶有變音等形態變化。如：晉侯飲趙盾酒。（《左傳·宣公二年》）中的“飲”意為“使……飲”，致使義通過音變（變調）來表達。如果將音變歸為衛星語素範疇，這一狀態變化事件應該為 S- 型表徵。然而，這與既往研究結論相悖，如此一來，漢語的詞化類型將無歷時變化，而始終保持為 S- 型。綜上，我們認為對於缺乏形態變化的漢語來說，V^D 宜分析為一個詞彙單位。同時，漢語詞綴雖然可分離（書寫上獨立成詞），但也適宜分析為詞彙單位的一部分，即“詞內成分”。如“可愛”中的“可”，“讀者”中的“者”均為詞內成分（吳福祥 2005）。因此，我們認為只有充分結合語言的共性和漢語的個性，才能對漢語的歷時演變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和闡釋。

按照漢語史上趨向動詞的語法化歷程來看，漢語運動事件已經完成了“ $V \rightarrow S$ ”的類型轉變，現代漢語普通話口語及方言正處於“ $S \rightarrow V$ ”的演變之中。為了驗證這一趨勢，我們對漢語運動事件“（ V ）來”的歷時演變進行了實證考察以檢測以上輪回演變模型，並對驅動漢語詞化類型演變的動因進全面考察。

3.2. 漢語運動事件“（ V ）來”的詞化類型演變

Peyraube (2006) 認為 10 世紀左右漢語“ $V \rightarrow S$ ”的轉型已經完成。Li (2019) 也認為中古漢語晚期（約 619–1279 年）是動趨式結構發展的關鍵時期，這時動趨式開始大範圍出現，並在現代漢語早期（1280–1911 年）和現代漢語時期（1912 年 – 至今）逐步完善。因此，本文重點關注 10 世紀之後運動事件的詞化類型情況。

根據 Talmy (2000: 27) 對語料收集“口語化、常見性、普遍性”的要求，本文選取口語性較強的《朱子語類輯略》和《老乞大新釋》（宋元時期）中的典型趨向動詞“來”的事件詞化類型進行考察。結果如下：

表 5 《朱子語類輯略》中“來”運動事件的詞化模式

詞化類型	表徵形式	例數	舉例
S- 型：218 例 (68.13%)	趨向補語 67 例 (30.73%)	$V + 來$	5 今日走來挨一挨，又退去。
		$V + O + 來$	1 便有許多物隨他來。
		$V_{趨} + 來$	42 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
		$V + V_{趨} + 來$	17 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
		$V + O + V_{趨} + 來$	2 分許多名字出來。
	結果補語 113 例 (51.83%)	$V + 來$	34 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
		$V + O + 來$	14 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
		$V + V_{趨} + 來$	50 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
		$V + O + V_{趨} + 來$	9 又做個彈子出來。
		$V + V_{趨} + O + 來$	6 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
	體相補語 38 例 (17.43%)	$A 來 A 去$	19 捉來捉去，捉不著。
		$V + 來$	14 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
		$V + V_{趨} + 來$	5 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
E- 型：38 例 (11.87%)	趨向連動式“來 + VP”		38 前日江西朋友來問。 請兩個僧來住持。
V- 型：64 例 (20.00%)	$V_{趨}$ 作不及物謂語		57 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
	$V_{趨}$ 作及物謂語		7 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

如上圖表所示，南宋時期“來”的語法化已經相當成熟。補語成為“來”的主要用法。考察表明南宋時期漢語詞化類型為 S- 型為主導（68.13%），V- 型（20.00%）和 E- 型（11.87%）為輔的模式。S- 型表徵中，事件的核心圖式[路徑]語義要素詞化在補語“來”中，而[方式/原因]語義要素詞化於前項動詞 V 中。在 E- 型表徵中，

事件的[路徑]和[方式/原因]分別詞化於動詞“來”和VP中。“來”作謂語動詞共有64例，此時，事件的[路徑]語義要素詞化於動詞“來”，為V-型表徵。正如Peyraube（2006）所言，大約10世紀左右，漢語已成為S-型為主導的語言。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元代，如下：

表6 《老乞大新釋》中“來”的詞化模式

詞化類型	表徵形式	例數	舉例
S-型：127例 (69.40%)	趨向補語 43例(33.86%)	V + 來	1 一同趕來要賣。
		V + O + 來	7 引幾個買毛藍布的客人來。
		V _趨 + 來	28 我明日五更天起來。
		V _趨 + X + 來	3 得半個月怎麼才到這裡來呢。
		V + V _趨 + 來	2 你卻退出來罷。
		V + V _趨 + X + 來	2 你趕過馬來在一處。
	結果補語 74例(58.26%)	V + 來	29 有蘿蔔生蔥茄子拿來。
		V + O + 來	26 借一把快鋤刀來。
		V + V _趨 + 來	15 行李都搬進來。
		V + V _趨 + O + 來	4 把一個弓手射下馬來。
	體相補語 10例(7.87%)	V + V _趨 + 來	8 把帳房忙打起來。
		V + V _趨 + O + 來	2 生起歹心來。
E-型：14例 (7.65%)	趨向連動式	“來 + VP”	14 到二十五日起程，再來辭別。 快拿咱們的拄杖來攪料。
V-型：42例 (22.95%)	單動式	V _趨 作謂語	42 我從朝鮮王京來。 是蘇州來的假估緞子。

我們檢索到《老乞大新釋》中“來”運動事件共183例。這一時期漢語詞化類型依然為S-型為主導（69.40%），V-型（22.95%）和E-型（7.65%）為輔的模式。

然而，《朱子語類輯略》和《老乞大新釋》中“來”的使用呈現如下特點：

首先，“來”的語義愈加虛化。吳福祥（2003）和曹廣順等（2011）等將趨向補語的語法化演變描述為“趨向義→結果義→動態義”的動態連續統：趨向義是指人和物體在空間的位移方向；結果義是指趨向補語表示動作有了結果或達到目的（結果義由趨向義衍生而來）；而動態義是指趨向補語表示動作在時間進程中所處的狀態，如動作的起始、繼續等（動態義通常由結果義虛化而來）（吳福祥 2003: 261）。《朱子語類輯略》和《老乞大新釋》兩部作品中“來”的虛化義（結果義和體相義）使用遠高於其本義（趨向義）：分別為69.27% > 30.73%和66.14% > 33.86%。

其次，“V_趨 + 來”結構傾向於詞彙化為一個語義整體。《朱子語類輯略》中“V_趨 + 來”（V_趨和“來”之間無插入成分）結構出現42次，而“V_趨 + 來”作為一個整體用於“V + （V_趨 + 來）”結構達到83次。其中，“V + （V_趨 + 來）”結構用於趨向

義 29 次，結果義 59 次，用於體相義 5 次。《老乞大新釋》中“V_趨+來”結構出現 28 次，而“V_趨+來”作為一個整體用於“V+(V_趨+來)”結構達到 27 次。其中，“V+(V_趨+來)”結構用於趨向義 2 次，結果義 15 次，用於體相義 8 次。因此，“V_趨+來”結構不僅呈現詞彙化傾向，而且作為一個語義整體呈現出語義虛化的語法化傾向。

“V_趨+來”的詞彙化傾向將會影響漢語的詞化類型格局。我們認為在漢語雙音化背景下（胡裕樹主編 1981；王力 1990；周荐 1999；Duanmu 1999: 5；馮勝利 2000: 135；石毓智 2002 等），“V_趨+來”在現代漢語中已經完成了詞彙化過程，成為一個語言單位——複合詞（《現代漢語八百詞》和《現代漢語詞典》均將此類“回來、起來、上來、下來”等列為動詞，又稱複合趨向動詞）。因此，現代漢語“V_趨+來”應被視為複合動詞，為 V- 型表徵。

馮然然（2014）對現代漢語路徑動詞“來”的詞化模式進行了實證考察。她在 CCL 語料庫中隨機抽取了 10,000 句帶有路徑動詞“來”的句子，並逐一分析其中 6,715 個包含運動事件的句子。研究結果表明，[路徑]語義表徵在動詞中的 V- 型詞化模式出現的頻率總和為 49.85%，這種只包含路徑動詞“來”的詞化模式可以分為四種類型：

- (a) 運動+路徑+主體（23.23%），如：機會終於來了。
 - (b) 運動+路徑+主體+背景（13.92%），如：朱鎔基總理來到了安徽代表們中間。
 - (c) 運動+路徑（7.74%），如：再坐一歇，也許馬上就來。
 - (d) 運動+路徑+背景（4.69%），如：我坐著火車，來到了北京。
- （馮然然 2014: 35-38）

如此，綜觀上古漢語路徑動詞（史文磊 2011）、南宋時期《朱子語類輯略》、元代《老乞大新釋》和 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馮然然 2014）中路徑動詞“來”的詞化模式考察結果，我們發現：“來”的 V- 型詞化模式自上古漢語至宋元時期呈下降趨勢，宋元時期漢語為典型的 S- 型語言，而現代漢語“來”的 V- 型詞化模式趨於增長，總體呈現輪回演變特徵：

$$V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V)$$

這一結論與 Peyraube（2006）的發現，即“‘V→S’的類型轉變在公元 10 世紀左右就完成”相契合。然而，與 Peyraube（2006）“現代漢語為 S- 型語言”的論斷不同，我們認為宋元之後至現代，漢語正在經歷“S→(V)”的歷時演變。謝小鳳（2022）統計了《紅樓夢》及其兩個英譯本中路徑動詞的類型和使用頻率，結果發現漢語中路徑動詞的種類和使用頻率高於英語。這一統計結果表明，清代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相比英語已經更偏離 S- 型，即更向 V- 型語言靠近。這一趨勢亦得到了現代漢語運動事件實證研究的支持。

3.3. 現代漢語運動事件趨向於 V- 型主導

史文磊（2014: 397）指出：“在描述事件時，S- 型更依賴於方式動詞（如英語），V- 型更依賴於路徑動詞（如土耳其語）”。Chen 和 Guo（2009: 1759）通過跨語言的比較研究發現，現代漢語已經偏離 S- 型語言，而更接近 V- 型語。王莉（2020）對《兄弟》（余華著）及其英、德譯本運動事件中的方式動詞和路徑動詞進行對比研究，發現相比英語和德語，漢語路徑動詞的數量最多。考察結果表明，在三種語言中，英語為最典型的 S- 型語言，而漢語呈現出 V- 型語言的特徵。學界對現代漢語運動事件的實證調查顯示，V- 型詞化模式日益趨於主導。僅舉數例研究如下：

表 7 現代漢語運動事件 V- 型詞化模式實證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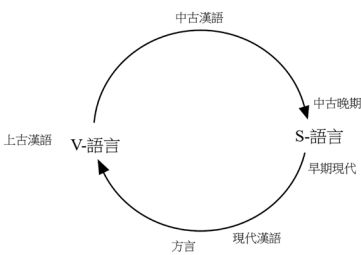
考察內容	語料來源	V- 型占比
三類典型位移性運動事件的詞化模式（李福印 2017）	口語	47%
“來”的詞化模式（馮然然 2014）	CCL	49.85%
英漢位移運動事件路徑信息的詞化模式對比研究（樂立嬌 2024）	口語	54.2%
漢語非施事運動事件的詞化模式（程曉敏 2020）	口語小說	55%

以上實證研究儘管存在語料來源、實驗方法和實驗對象等方面的干擾因素，依然能夠體現出現代漢語運動事件以 V- 型為主導的演變趨向。

3.4. 漢語運動事件的歷時輪回演變

綜上，我們認為漢語運動事件已經完成了“V → S”的類型過渡。南宋時期運動事件 S- 型詞化表徵佔比已達到頂峰。宋元之後至今，S- 型詞化表徵下降，而 V- 型詞化表徵增多，漢語正在經歷“S → (V)”的類型演變，V- 型詞化表徵已經呈現出佔主導模式的傾向。總之，漢語運動事件類型的歷時演變處於“V → E → S → (V)”輪回之中（實際定位會因事件類型、研究方法、語料選擇[語體]、地域等參數的差異而浮動）。如下圖所示：

圖 2 漢語運動事件的歷時輪回演變模式圖示



4. 驅動漢語運動事件 “ $V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V$ ” 歷時輪回演變的機制

von der Gabelentz (1901: 256) 曾指出, “語言的歷史受兩種力量驅動: 一種是追求舒適 / 經濟 (ease), 它會導致聲音的衰減; 另一種是追求清晰 (explicitness), 它不允許這種侵蝕和對語言的破壞。” 我們認為漢語運動事件歷時演變同樣受到語言 “清晰性” (又稱 “創新性”) 和語言 “經濟性” 的共同驅動: 運動事件從上古到中古時期 “ $V \rightarrow E$ ” 的類型演變, “清晰性” 的驅動作用明顯, 而中古以後至現代漢語 “ $E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V)$ ” 的類型演變主要是經濟性驅動的語法化 / 詞彙化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時, 漢語音韻系統發生的雙音化演變也對漢語類型的歷時變化產生了重要的驅動作用。

4.1. “清晰性” 驅動 “ $V \rightarrow E/S$ ” 演變

上古漢語詞彙系統以單音節為主, 而運動事件的單音節表徵越來越不足以表達完整的語義內容。上古漢語運動事件呈現出路徑動詞單動式 ($V_{\text{路徑}}$) 向複合結構 ($V_{\text{方式}} + V_{\text{路徑}}$) 演變的趨勢, 如《春秋》和《左傳》中的 “入” ($V_{\text{路徑}}$) 在西晉杜預的注解中分別改用 “移入” 和 “进入” ($V_{\text{方式}} + V_{\text{路徑}}$) (史文磊 2014: 1), 如下:

- (26) a. 有星孛入於北斗。 (《春秋·文公十四年》)
 b. 既見而移入北斗…… (西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
 (27) a. ……入于狄卒。 (《左傳·成公二年》)
 b. ……遂进入狄卒。 (西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

如上, 《春秋》和《左傳》中的 “入” 只能表達 [路徑] 這一語義要素, 而 [方式] 語義被隱形, 單動式形式的 “經濟性” 犧牲了語義表達的 “清晰性”。“清晰性” 這一需求促使 [方式] 語義要素從隱形到呈現。同時, “ $V_{\text{路徑}} \rightarrow V_{\text{方式}} + V_{\text{路徑}}$ ” 的演變也導致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發生了 “ $V \rightarrow E$ ” 的轉移。

4.2. “經濟性” 驅動 “ $E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V$ ” 演變

van Gelderen (2004: 12) 指出 “經濟性和創新性 (引入新的語言形式) 始終處在一場 ‘拉鋸戰’ 之中, 將語言保持在一種微妙的平衡狀態。” 漢語的演變同樣如此, 在 “清晰性” 最大化之後, “經濟性” 成為主要的驅動要素, 漢語的語法化和詞彙化就是在 “經濟性” 推動下發生的語言演變。中古以後宏事件 “ $E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V)$ ” 的演變主要是經濟性驅動的結果。

首先, 漢語運動事件向 “S- 型” 的歷時演變已得到深入討論: 隨著語法化驅動連動式 “ $V1 + V2$ ” 演變為動補結構 “VC”, 漢語運動事件的 [路徑] 表徵形式由動詞轉

變為補語，由此發生“ $V \rightarrow E \rightarrow S$ ”的演變。如史文磊（2011）提出驅動漢語“ $V \rightarrow S$ ”演變的機制主要就是語法化和語義要素分離。

鑒於“ $V \rightarrow E \rightarrow S$ ”的演變機制已基本達成一致結論，本文重點挖掘現代漢語“ $S \rightarrow (V)$ ”的演變動因。我們認為現代漢語表現出越來越強的V-型趨勢與羅曼語“ $S \rightarrow V$ ”的演變機制類似，是語言“經濟性”驅動的語義要素隱形/融合、詞彙化和語法化的結果。語法化導致“聲音磨損”的現象普遍存在於現代漢語方言之中：趨向補語繼續語法化，以動詞發生變音的形式與動詞發生融合或進一步語法化，從而演變為零形式，詳見第3.1.2節，此不贅述。

因此，本小節重點關注語義要素隱形/融合、詞彙化對漢語運動事件的影響。

4.2.1. “經濟性”驅動的語義要素隱形/融合：單動式表徵運動事件

漢語運動事件受語言經濟性驅動導致的語義要素隱形現象具體表現為：現代漢語中部分動趨式中的[方式]或[路徑]語義要素常常隱形於語境中，投射到句法層面表現為單動式作謂語。如下各例：

[路徑]單動式：

- (28) 消防隊員徒步上山。（李福印 2017: 3）
- (29) 到那兒我的安檢坑長也到了，下井看了情況。（李福印 2017: 3）
- (30) 將人致昏後，然後進屋翻箱倒櫃，盜竊珠寶、金銀。（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
- (31) 在他們看來，吃喝玩樂、出國旅遊，只是小菜一碟。（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
- (32) 妻子告訴他，一位開磚窯的同學來家並留下 200 元錢。（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

“上山”隱含了方式動詞“爬/跑等”；“下井”隱含了方式動詞“跳/爬等”；“進屋”隱含了方式動詞“跳/走等”；“出國”隱含了方式動詞“坐飛機/乘船/坐火車等”；“來家”隱含了方式動詞“開車/騎車/步行等”。此類包含[路徑]的趨向動詞單獨作謂語的情況在口語中非常普遍，如“回村”“回家”“開燈”“進貨”“上菜”“上位”“去圖書館”等等。

“[方式]+[路徑]”單動式：

- (33) 九名倖存者今天凌晨零點四十分平安升井。（李福印 2017: 3）
- (34) 目前，救援現場的救援人員正在全力排水。（李福印 2017: 3）
- (35) 你方唱罷我登場。（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
- (36) 被裁的人不肯走，想找他求情，願意降薪水，與公司共渡難關。（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

以上例子中，單動式“升”“排”“登”“降”本身就帶有趨向義（“上”“出”“上”“下”表趨向的補語分別被融合／隱形），可以看作是融合了[方式]和[路徑]兩個語義要素。此類動作隱形／融合的運動事件按照史文磊（2021: 14）可歸為隱性綜合表徵。⁹

4.2.2. “經濟性”驅動的詞彙化：[方式]和[路徑]詞彙化為雙音節詞彙項

李福印（2017）考察發現在典型位移運動事件的[路徑]要素表徵中，動詞詞根是分佈最廣的一類。除了單動式表徵運動事件，動詞詞根表徵[路徑]還包括雙音節單純詞，如例（37）（38）；以及複合詞，如例（39）（40）。

(37) 目前，當地警方正在**疏散**居民。（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

(38) 洶湧的火勢將三層的乘客室都**包圍**了起來。（CCL 現代漢語語料庫）

(39) 救援人員隨即向燈光晃動處**靠近**。（李福印 2017: 4）

(40) 救援人員也陸續**返回**井下。（李福印 2017: 4）

以上單純詞“疏散”“包圍”和複合詞“靠近”“返回”等融合了[方式]和[路徑]語義要素，前後兩個音節分開之後，各自都很難自由使用。由於這種原子性特點，它們宜分析為一個語言單位，是已經發生詞彙化的詞彙單位。詞彙化是指原先大於詞的單位凝固為詞彙性單位的過程（董秀芳 2002；Brinton & Traugott 2005；蔣紹愚 2007: 401）。Brinton 和 Traugott（2005: 144–145）指出詞彙化往往伴隨形式上的縮減和語義組合性的喪失（習語化），而詞彙化一旦發生，其中的詞項就可能進一步發生語音和結構的變異，從而變得詞彙化程度更高。基於詞彙化的連續統特徵，史文磊（2011）將詞彙化分為“強詞彙化”和“弱詞彙化”，並指出羅曼語發生“S → V”歷時轉移的途徑之一就是強詞彙化，即之前的組合形式融合在一起，甚至有的形式脫落，形成一個無法分析的單位；與之對比，弱詞彙化指儘管詞彙中各部分形式依舊可以分析，但已表現出固化傾向，在搭配選擇上受限。我們認為漢語單純詞更具有強詞彙化的特點，而複合詞更具有弱詞彙化的特點。

發生詞彙化的單純詞和複合詞被整體性地作為一個詞彙項提取，使認知加工過程更加經濟高效。此類單純詞和複合詞為現代漢語重要的 V- 型表徵形式。

⁹ 史文磊（2021: 13）指出，綜合性或分析性是語言的詞彙義和語用義交互作用的結果。在此基礎上，他對“綜合”做出新的分類：顯性綜合與隱性綜合（史文磊 2021: 14）。前者是指用顯性語言形式對各項意義專門編碼的綜合，可進一步分為形態型綜合與單詞型綜合；後者是指沒有顯性語言形式專門編碼的綜合，可進一步分為結構型綜合和語用型綜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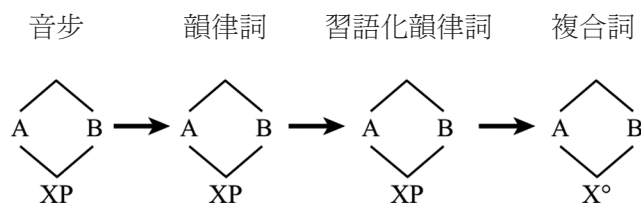
4.3. 雙音化對 “V → E → S → V” 的驅動

王力（1990）在《漢語語法史》中指出雙音化是漢語過去三千年演化過程中最重要的語法變化之一。漢語音韻系統從上古漢語“單音節”音步（Feng 2012, 2015；鄭張尚芳 2017 等）至中古和現代漢語演變為“雙音節”的韻律範本（Pulleyblank 1962, 1977–1978；潘悟雲 2000；鄭張尚芳 2003）。

漢語運動事件表徵形式 “V_{路徑} → V_{方式} + V_{路徑}” 的演變符合“單音節→雙音節”的雙音化歷史潮流。“V_{方式} + V_{路徑}”連動式在韻律上已經成詞（仍為句法結構），Feng（2018）將這一類結構稱為韻律詞（PrWds: prosodic words）。而雙音化趨勢進一步推動句法結構 “V_{方式} + V_{路徑}” 的演變，從而導致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的轉型。Feng（2018: 51）將雙音句法結構向詞彙結構（複合詞）的演變過程描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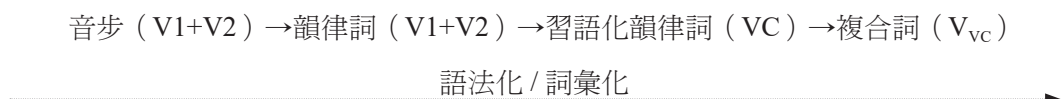
古漢語的音韻變化導致雙音步結構的產生；而雙音步結構又導致了雙音韻律詞（PrWds）的產生；雙音韻律詞是具有單音節特性的雙音節短語結構；隨後雙音節韻律詞被習語化，成為習語化韻律詞（idiomatized PrWds）。而當習語化韻律詞發生詞彙化之時，它們就演變為詞彙結構（X⁰），即詞典中的複合詞，如下圖所示：

圖 3 漢語複合詞的演變（Feng 2018: 51）



如上圖所示，Feng 認為漢語複合詞來源於雙音節短語結構，如並列結構和偏正結構。我們認為漢語動補結構也經歷了同樣的演變路徑，如下（基於 Feng 2018: 51）：

圖 4 漢語“動補結構→詞彙結構”的歷時演變連續統



漢語動補結構（包括動結式和動趨式）演變受雙音化、語法化和詞彙化的共同作用。動結式如“提高、拉長、打破”等，動趨式如“返回、回來、到來、起來、出去”等均已演變為詞彙結構，事件詞化類型轉變為 V- 型語。

綜上，漢語運動事件“ $V_{\text{路徑}}$ (V-型) 型 $V_{\text{方式}} + V_{\text{路徑}}$ (E-型)”的演變符合“單音節→雙音節”的雙音化歷史潮流。“ $V_{\text{方式}} + V_{\text{路徑}}$ ”連動式在韻律上已經成詞（即韻律詞）；而雙音化趨勢進一步推動連動式發生習語化，演變為動趨式“ $V_{\text{方式}} + C_{\text{路徑}}$ ” (S-型)；習語化的動趨式隨著使用頻率的提高可能進一步發生詞彙化，成為雙音節的複合趨向動詞 V_{VC} (V-型)。

5. 餘論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總結如下：

首先，漢語史上運動事件“ $V \rightarrow S$ ”的歷時演變已經完成，漢語運動事件的歷時演變整體呈現“ $V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V)$ ”的輪回演變趨勢。運動事件核心圖式[路徑]表徵形式趨向動詞的語法化歷程顯示，趨向動詞已經經歷了“趨向動詞→趨向補語→形態音變→零形式”的完整語法化過程；相應的，運動事件詞化類型也在經歷“ $V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V)$ ”的輪回過程。本文實證研究也支持這一結論。

其次，漢語運動事件“ $V \rightarrow E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V)$ ”的歷時輪回演變是語言“清晰性”和“經濟性”共同驅動的結果，是語法化、詞彙化、雙音化等因素互動的產物。運動事件在上古漢語主要表徵為路徑動詞單動式($V_{\text{路徑}}$)，[方式]語義被隱形，這種形式的“經濟性”犧牲了語義表達的“清晰性”。“清晰性”這一需求促使[方式]語義要素從隱形到呈現，於是“ $V_{\text{方式}} + V_{\text{路徑}}$ ”連動式應運而生，由此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發生了“ $V \rightarrow E$ ”的歷時轉移。而中古以後至現代漢語“ $E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V)$ ”的類型演變主要是經濟性驅動的語法化/詞彙化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時，漢語音韻系統的雙音化也對漢語運動事件“ $V \rightarrow E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V)$ ”的輪回演變產生了重要的驅動作用。

本研究通過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構建了“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的輪回演變模型”。未來研究可以關注運動事件以外的事件類型——狀態變化事件、體相事件、實現事件和行動關聯事件，觀察五類宏事件的詞化類型演變是否呈現相似的“ $V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V)$ ”輪回演變趨勢。另外，鑒於漢語普通話書面語、口語以及各地域方言的差異性特點，未來研究可以通過建立大型現代和歷代漢語語料庫，統計不同風格或不同地域的文獻，以更加全面客觀地調查漢語 V- 型、S- 型表徵形式的使用狀況。基於大型語料庫的研究資料可以對本文所構建的“輪回”模型進行檢測，或對歷代漢語在輪回演變模型中的定位進行調整。最後，未來研究亦可對其他語言或語系的宏事件進行歷時考察，以檢測輪回模型是否具有跨語言的普適性。

本研究從“語言輪回”視角，更宏觀地觀察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的歷時演變模式，既整合了漢語運動事件相關研究，又為學界提供了觀察宏事件演變及漢語演變的

新視角和新思路。本研究對漢語輪回現象的初探可以引發更多原創性思考，推動漢語歷時研究向縱深發展，並以此推進對漢語共時現象的理解和闡釋。

鳴謝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基於大型語料庫的中原官話共時比較與歷時探考研究”（21&ZD286）和山東工商學院引進博士基金項目“漢語致使結構的歷時輪回演變研究”（項目編號：BS2025014）的支持。感謝《中國語文通訊》二位匿名評審專家的寶貴意見。所餘訛誤，概由作者負責。

參考文獻

- 曹逢甫。2006。語法化輪回的研究——以漢語鼻音尾 / 鼻化小稱詞為例。漢語學報 2。Feng-fu Tsao. 2006. Yufahua lunhui de yanjiu: Yi Hanyu biyinwei/bihua xiaochengci weili. *Hanyu Xuebao* 2. 2–15.
- 曹廣順、梁銀峰、龍國富。2011。《祖堂集》語法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Guangshun Cao, Yinfeng Liang & Guofu Long. 2011. “Zutangji” Yufa Yanjiu. Kaifeng: Henan Daxue Chubanshe.
- 程曉敏。2020。基於 Talmy 宏事件理論的英漢運動事件詞彙化類型學研究。太原：太原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Xiaomin Cheng. 2020. *Jiyu Talmy hongshijian lilun de Ying Han yundong shijian cihuihua leixingxue yanjiu*. Taiyuan: Taiyuan Ligong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董秀芳。2002。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Xiufang Dong. 2002. *Cihuihua: Hanyu Shuangyinci de Yansheng he Fazhan*. Chengdu: Sichuan Minzu Chubanshe.
- 馮然然。2014。基於語料庫的漢語運動事件詞彙化模式研究。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Ranran Feng. 2014. *Jiyu yuliaoku de Hanyu yundong shijian cihuihua moshi yanjiu*. Chongqing: Xin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馮勝利。2000。漢語韻律句法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Shengli Feng. 2000. *Hanyu Yunlü Jufaxue*.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賀巍。1989。獲嘉方言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Wei He. 1989. *Huoja Fangyan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胡裕樹（主編）。1981。現代漢語。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Yushu Hu et al. (eds.). 1981. *Xiandai Hanyu*.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黃錦章。2008。移動動詞與上古漢語的類型學特徵。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103–108。Jinzhang Huang. 2008. Yidong dongci yu shanggu Hanyu de leixingxue tezhen. *Huadong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1. 103–108.
- 江藍生。2000。語法化程度的語音表現。見石峰、潘悟雲（編）。中國語言學的新拓展：慶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歲華誕。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Lansheng Jiang. 2000. Yufahua chengdu de yuyin biao xian. In Feng Shi & Wuyun Pan (eds.), *Zhongguo Yuyanxue de Xin Tuozhan: Qingzhu Wang Shiyuan Jiaoshou Liushiwu Sui Huadan*. Xianggang: Xianggang Chengshi Daxue Chubanshe.
- 蔣紹愚。2007。打擊義動詞的詞義分析。中國語文 5。387–401。Shaoyu Jiang. 2007. Dajiyi dongci de ciyi fenxi. *Zhongguo Yuyan* 5. 387–401.



- 柯理思。2009。論北方方言中位移終點標記的語法化和句位義的作用。見吳福祥、崔希亮（主編）。語法化與語法研究（四），145–187。北京：商務印書館。Christine Lamarre. 2009. Lun beifang fangyan zhong weiwei zhongdian biaojie de yufahua he juwei de zuoyong. In Fuxiang Wu & Xiliang Cui et al. (eds.), *Yufahua yu Yufa Yanjiu* 4, 145–187.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李福印。2017。典型位移運動事件表徵中的路徑要素。外語教學 4。1–6。Fuyin Li. 2017. Dianxing weiwei yundong shijian biao Zheng zhong de lujing yaosu. *Waiyu Jiaoxue* 4. 1–6.
- 李巧蘭。2013。河北趙縣的 D 變音。語文研究 3。56–62。Qiaolan Li. 2013. Hebei Zhaoxian de D bianyin. *Yuwen Yanjiu* 3. 56–62.
- 李仕春、艾紅娟。2009。山東方言裡的一種語法變調。方言 4。380–383。Shichun Li & Hongjuan Ai. 2009. Shandong fangyan li de yizhong yufa biandiao. *Fangyan* 4. 380–383.
- 厲兵。1981。長海方言的兒化與子尾。方言 2。93–103。Bing Li. 1981. Changhai fangyan de erhua yu ziwei. *Fangyan* 2. 93–103.
- 樂立嬌。2024。英漢位移運動事件路徑信息的詞彙化模式對比研究。海外英語 8。59–62。Lijiao Luan. 2024. Ying Han weiwei yundong shijian lujing xinxi de cihuihua moshi duibi yanjiu. *Haiwai Yingyu* 8. 59–62.
- 聶志平。2003。黑龍江方言口語中的介詞。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1(2)。46–48。Zhiping Nie. 2003. Heilongjiang fangyan kouyu zhong de jieci. *Jiamusi Daxue Shehui Kexue Xuebao* 21(2). 46–48.
- 潘悟雲。2000。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Wuyun Pan. 2000. *Hanyu Lishi Yinyunxue*.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沈家煊。1994。“語法化”研究綜觀。外語教學與研究 4。17–24, 80。Jiaxuan Shen. 1994. “Yufahua” yanjiu zongguan.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4. 17–24, 80.
- 沈家煊。2003。現代漢語“動補結構”的類型學考察。世界漢語教學 3。17–23, 2。Jiaxuan Shen. 2003. Xiandai Hanyu “dongbu jieou” de leixingxue kaocha. *Shijie Hanyu Jiaoxue* 3. 17–23, 2.
- 沈家煊。2006。關於詞法類型和句法類型。民族語文 6。3–9。Jiaxuan Shen. 2006. Guanyu cifa leixing he jufa leixing. *Minzu Yuwen* 6. 3–9.
- 盛益民。2015。漢語吳方言的“處所成分 - 指示詞”演化圈——兼從語言類型學看指示詞的詞彙更新。國際中國語言學報 2(1)。122–148。Yimin Sheng. 2015. Hanyu Wu fangyan de “chusuo chengfen-zhishici” yanhuaquan: Jian cong yuyan leixingxue kan zhishici de cihui gengxin. *Guoji Zhongguo Yuyan Xuebao* 2(1). 122–148.
- 石毓智。2002。漢語發展史上的雙音化趨勢和動補結構的誕生——語音變化對語法發展的影響。語言研究 1。1–14。Yuzhi Shi. 2002. Hanyu fanzhanshi shang de shuangyinhu qushi he dongbu jieou de dansheng: Yuyin bianhua dui yufa fazhan de yingxiang. *Yuyan Yanjiu* 1. 1–14.
- 史文磊。2011。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的歷時轉移。中國語文 6。483–498。Wenlei Shi. 2011. Hanyu yundong shijian cihua leixing de lishi zhuan yi. *Zhongguo Yuwen* 6. 483–498.
- 史文磊。2014。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的歷時考察。北京：商務印書館。Wenlei Shi. 2014. *Hanyu Yundong Shijian Cihua Leixing de Lishi Kaocha*.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史文磊。2021。漢語歷史語法。上海：中西書局。Wenlei Shi. 2021. *Hanyu Lishi Yufa*. Shanghai: Zhongxi Shuju.
- 史秀菊、王海立。2024。晉語“們”類成分探源。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2–11。Xiujie Shi & Haili Wang. 2024. Jinyu “men” lei chengfen tanyuan. *Shanxi Daxue Xuebao, zhaxue shehui kexue ban* 4. 2–11.

- 史有為。1997。處所賓語初步考察。見大河內康憲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大河內康憲教授退官記念中國語學論文集，81–105。東京：東方書店。Youwei Shi. 1997. Chusuo binyu chubu kaocha. In Dahe Neikangxian Jiaoshou Tuiguan Jinian Lunwenji Kanxinghui (ed.), *Dahe Neikangxian Jiaoshou Tuiguan Jinian Zhongguoyuxue Lunwenji*, 81–105. Dongjing: Dongfang Shudian.
- 王力。1990。王力文集（第十一卷）：漢語語法史、漢語詞彙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Li Wang. 1990. *Wangli Wenji*, dishiyi juan: *Hanyu Yufashi*, *Hanyu Cihuishhi*. Jinan: 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
- 王莉。2020。英漢德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研究——以《兄弟》翻譯為例。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Li Wang. 2020. *Ying Han De yundong shijian cihua leixing yanjiu: Yi "Xiongdì" fanyi weili*. Shanghai: Huadong Ligong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王森。1998。鄭州滎陽（廣武）方言的變韻。中國語文 4。275–283。Sen Wang. 1998. Zhengzhou Xingyang (Guangwu) fangyan de bianyun. *Zhongguo Yuwen* 4. 275–283.
- 王占華。1999。對漢語賓語語義類別傳統分類的再思考。見現代中國語研究會（編），現代中國語研究論集，389–413。福岡：中國書店。Zhanhua Wang. 1999. Dui Hanyu binyu yuyi leibie chuantong fenlei de zai sikao. In Xiandai Zhongguoyu Yanjiuhui (ed.), *Xiandai Zhongguoyu Yanjiu Lunji*, 389–413. Fugang: Zhongguo Shudian.
- 吳福祥。2003。《朱子語類輯略》語法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Fuxiang Wu. 2003. “Zhuzi Yulei Jilüe” Yufa Yanjiu. Kaifeng: Henan Daxue Chubanshe.
- 吳福祥。2005。漢語語法化研究的當前課題。語言科學 4(2)。20–32。Fuxiang Wu. 2005. Hanyu yufahua yanjiu de dangqian keti. *Yuyan Kexue* 4(2). 20–32.
- 吳繼章。2007。魏縣方言結構二題。見汪國聖（主編），漢語方言語法研究，360–372。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Jizhang Wu. 2007. Weixian fangyan jiegou er ti. In Guosheng Wang et al. (eds.), *Hanyu Fangyan Yufa Yanjiu*, 360–372. Wuhan: Huazh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謝小鳳。2022。英漢運動事件表達的詞彙化模式對比研究——以《紅樓夢》及其英譯本為例。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Xiaofeng Xie. 2022. *Ying Han yundong shijian biaoda de cihuihua moshi duibi yanjiu: Yi "Hongloumeng" ji qi yingyiben weili*. Shanghai: Huadong Ligong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辛永芬。2006a。河南浚縣方言的動詞變韻。中國語文 1。45–53, 96。Yongfen Xin. 2006a. Henan Xunxian fangyan de dongci bianyun. *Zhongguo Yuwen* 1. 45–53, 96.
- 辛永芬。2006b。浚縣方言語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Yongfen Xin. 2006b. *Xunxian Fangyan Yufa Yanjiu*.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辛永芬。2022。漢語方言的動詞變音及其形態化特徵。澳門大學孔子學院學術講座，11月23日。Yongfen Xin. 2022. Hanyu fangyan de dongci bianyin ji qi xingtaihua tezhen. Aomen Daxue Kongzi Xueyuan Xueshu Jiangzuo, 23 November.
- 尹世超。2003。東北官話的介詞。見戴召明（主編），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首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67–175。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Shichao Yin. 2003. Dongbei Guanhua de jiecì. In Zhaoming Dai et al. (eds.), *Hanyu Fangyan Yufa Yanjiu he Tansuo: Shoujie Guoji Hanyu Fangyan Yufa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167–175. Harbin: Heilongjiang Renmin Chubanshe.

- 張成材。1958。商縣方言動詞完成體的內部屈折。中國語文 6。279–280。Chengcai Zhang. 1958. Shangxian fangyan dongci wanchengti de neibu quzhe. *Zhongguo Yuwen* 6. 279–280.
- 張成材。2016。陝甘寧青方言論集。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Chengcai Zhang. 2016. *Shan Gan Ning Qing Fangyan Lunji*. Xining: Qinghai Renmin Chubanshe.
- 張敏。2002。上古、中古漢語及現代南方方言裡的“否定 - 存在演化圈”。見余靄芹（主編），*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historical asp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ommemorating the centennial birthday of the late Professor Li Fang-Kuei*, Vol. II, 571–61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Min Zhang. 2002. Shanggu, Zhonggu Hanyu ji xiandai nanfang fangyan li de “fouding-cunzai yanhuaquan”. In Anne Yue-Hashimoto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historical asp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ommemorating the centennial birthday of the late Professor Li Fang-Kuei*, Vol. II, 571–61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鄭張尚芳。2003。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Shangfang Zhengzhang. 2003. *Shanggu Yinxi*.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鄭張尚芳。2017。漢語方言與古音中的韻律表現。韻律語法研究 2(1)。28–31。Shangfang Zhengzhang. 2017. Hanyu fangyan yu guyin zhong de yunlü biaoian. *Yunlü Yufa Yanjiu* 2(1). 28–31.
- 周荐。1999。雙字組合與詞典收條。中國語文 4。304–309。Jian Zhou. 1999. Shuangzi zuhe yu cidian shoutiao. *Zhongguo Yuwen* 4. 304–309.
- 朱德熙。1987。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對象是什麼？中國語文 5。321–329。Dexi Zhu. 1987.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de duixiang shi shenme? *Zhongguo Yuwen* 5. 321–329.
- 莊會彬。2017。漢藏語詞彙語音結構的演變與輪回。漢語史與漢藏語研究 1(1)。272–280。Huibin Zhuang. 2017. Hanzangyu cihui yuyin jiegou de yanbian yu lunhui. *Hanyushi yu Hanzangyu Yanjiu* 1(1). 272–280.
- Baker, Mark C. 2001. *The atoms of language*.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avers, John, Beth Levin & Shiao Wei Tham. 2010. The typology of motion expressions revisited.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6(2). 331–377.
- Bohnenmeyer, Jürgen, Nicholas J. Enfield, James Essegbey, Iraide Ibarretxe-Antuñano, Sotaro Kita, Friederike Lüpke & Felix K. Ameka. 2007. Principles of event representation in language: The case of motion events. *Language* 83(3). 495–532.
- Brinton, Laure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en, Liang & Jiansheng Guo. 2009.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novels: Evidence for an equipollently-framed language. *Journal of Pragmatics* 41(9). 1749–1766.
- Chirkova, Katia & Christine Lamarre. 2005. The paradox of the construction [V zai NP_{Loc}] and its meanings in the Beijing dialect of Mandari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34(2). 169–220.
- Chu, Chengzhi. 2004. *Event conceptu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 realization: The case of mo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dissertation.
- Croft, William, Jóhanna Barðdal, Willem Hollmann, Violeta Sotirova & Chiaki Taoka. 2010. Revising Talmy’s typ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complex event constructions. In Hans C. Boas (ed.), *Contrastive studies in construction grammar*.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235.

- Crowley, Terry.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2nd edn.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owley, Terry.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3rd edn.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Lancey, Scott. 1985. The analysis-synthesis-lexis cycle in Tibeto-Burman: A case study in motivated change. In John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x*, 367–39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Dixon, Robert M. W. 1994. *Ergativity*. Cambridge, New York &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anmu, San. 1999. Str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syllabic words in Chinese. *Diachronica* 16. 1–35.
- Feng, Shengli. 2012. The syntax and prosody of classifiers in classical Chinese. In Dan Xu (ed.), *Plurality and classifiers across languages of China*, 67–99.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Feng, Shengli. 2015. Five comments on “A Chinese phonological enigma” by Professor Geoffrey Sampso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3(2). 733–739.
- Feng, Shengli. 2018. *Prosodic morphology in Mandarin Chinese*. Abingdon: Routledge.
- Hodge, Carleton T. 1970. The linguistic cycle. *Language Sciences* 13. 1–7.
-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3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tz, Aya. 1996. *Cyclical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cognitive link between pronoun and copula*. Houston, TX: Ric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Krug, Manfred G.. 2000. *Emerging English modals: A corpus-based study of grammaticaliz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efèvre, André. 1877. *Essais de critique générale: Études de linguistique et de philologie*. Paris: Ernest Leroux.
- Li, Fengxiang. 1997. Cross-linguistic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Diachronic evidence from verb-complement compounds in Chinese. *STUF - Language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50(3). 229–252.
- Li, Fuyin Thomas. 2019. Evolutionary order of macro-events in Mandarin.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17(1). 155–186.
- Matsumoto, Yo. 2003. Typologies of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and event integration: Clarifications and reformulations. In Shuji Chiba et al. (ed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language: A festschrift for Masaru Kajita*, 403–418. Tokyo: Kaitakusha.
- Narrog, Heiko & Bernd Heine. 2021. *Grammatic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yraube, Alain. 2006.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A diachronic study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In Maya Hickmann & Stéphane Robert (eds.), *Space in languages: Linguistic systems and cognitive categories*, 121–13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Peyraube, Alain. 2014. Has Chinese changed from a synthetic language into an analytic language? In Zhihua He, Shengli Feng et al. (eds.), *Chengji yu Tuoxin: Hanyu Yuyan Wenzixue Yanjiu, shangjuan*, 39–66.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 Pulleyblank, Edwin G. 1962a.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1). 58–144.
- Pulleyblank, Edwin G. 1962b.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part II. *Asia Major* 9(2). 206–265.
- Pulleyblank, Edwin G. 1977–1978. The final consonants of Old Chinese. *Monumenta Serica* 33. 180–206.
- Salmons, Joseph & Huibin Zhuang. 2018. The diachrony of East Asian prosodic templates. *Linguistics* 56(3). 549–580.

- Slobin, Dan I. 2004. The many ways to search for a frog: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the expression of motion events. In Sven Strömquist & Ludo Verhoeven (eds.), *Relating events in narrative*, vol. 2, *Typological and contextual perspectives*, 219–257.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Slobin, Dan I. 2006. What makes manner of motion salient? Explorations in linguistic typology,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Maya Hickmann & Stéphane Robert (eds.), *Space in languages: Linguistic systems and cognitive categories*, 59–8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ai, James H.-Y. 2003. Cognitive relativism: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2). 301–316.
- Talmy, Leonard.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3,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57–1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lmy, Leonard.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2,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van Gelderen, Elly. 2004. *Grammaticalization as econom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van Gelderen, Elly. 2008. Negative cycles. *Linguistic Typology* 12(2). 195–243.
- van Gelderen, Elly. 2011. *The linguistic cycle: Language change and the language facul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Gelderen, Elly. 2013. The linguistic cycle and the language facult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7(4). 233–250.
- van Gelderen, Elly. 2016. *Cyclical change continued*.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van Gelderen, Elly. 2024. *The linguistic cycle: Economy and renewal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von der Gabelentz, Georg. 1901.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hre Aufgaben, Methoden und bisherigen Ergebnisse*. Leipzig: Chr. Herm. Tauchnitz.
- Willis, David. 2010. Motivat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markers of sentential negation: The case of Welsh *ddim*. *Diachronica* 27. 110–156.
- Xu, Dan. 2006. *Typological change in Chinese synta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 Revisit on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the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of the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Peicui Zhang

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V→S” of Chinese motion events has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controversy regarding whether “V→S” has been completed or not in Chinese history. This study advocates that Chinese motion event has finished the change of “V→S”, displaying a cyclical pattern of “V→E→S→(V)” (V being in parentheses indicates that Modern Chinese has not become a typical V-language). Adopting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study follow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cline of the PATH verbs in Chinese and constructs a model of “The Cyclical Change of Chinese Motion Events”. To test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odel, we conduct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diachronic change of the PATH verb *lai*.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transition of “V→S” had already been completed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since then Chinese tended to change from S-language to V-language. V-framed representations are tending to be predominant in Modern Chinese. The cyclical change in the lexicalization pattern of Chinese motion events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larity” and “economy”, and also the outcome of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disyllabific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This study is a preliminary attempt to observe the evolution pattern of Chinese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cycle”, which will stimulate deeper understandings of the Chinese typology and its diachronic changes.

Keywords

motion event,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linguistic cycle, diachronic evolution

通訊地址：煙臺 萊山區 山東工商學院 外國語學院

電郵地址：zhangpeicui@aliyun.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6月19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8月14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9月10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10月3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月30日

